

《悲惨世界》简析

一、人道主义

“冉阿让把枪夹在腋下，目光盯着沙威，分明表示这种意思：‘沙威，正是我。’沙威回答：‘你报复吧。’

冉阿让从坎肩兜里掏出一把折叠刀，打开。

‘刀子！’沙威叫了一声，‘你做得对。你用这个更合适。’

冉阿让却割断套住他脖子上的绳子，又割断绑他手腕的绳子，再弯腰割断他腿上的绳子，直起身说道：‘您自由了。’

沙威不轻易大惊小怪，然而，他再怎么善于控制自己，这回也难免为之一震，一时呆若木鸡。

冉阿让接着说：‘看来我从这里出不去了。不过，万一出去，告诉您，我住在武人街7号，化名为割风。’

沙威像老虎似的皱了皱眉头，扯开一点儿嘴角，他咕哝一句：‘小心点儿。’

‘走吧。’冉阿让说道。”

冉阿让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正义善良的化身，不会去伤害正直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即便是正直的人。米里哀神父宽恕了冉阿让的偷窃，感动了他。于是冉阿让也将这种以德报怨的精神传递下去。沙威并不是一个恶人，他是国家机器-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法律是冷酷无情的，后来沙威选择自杀也没有继续追捕冉阿让，因为法律和人情是相互矛盾的，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保护了冉阿让，却没法给自己一个交代，所以他选择自杀。

二、对比手法

“她那张宽脸满是雀斑，看上去就像一个漏勺。她还长了胡须，是菜市场男扮女装的搬运工的理想形象。她骂起人来特别精彩，常夸耀自己能一拳打碎一个核桃。说来也怪，这个母夜叉竟从小说中学了些娇声媚态，否则，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个女人。德纳第婆娘就像多情女人嫁接在悍妇身上的产物。

德纳第相反，是个矮小瘦弱的男人，脸色苍白，瘦骨嶙峋，一副多病多灾的样子，而其实身体十分健康；他的狡诈就是从这点开始的。他出于谨慎，总是面带笑容，几乎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就是对向他讨不到一文钱的乞丐也不例外。他的眼神像樺貂一样柔和，形貌像文人一样温雅，酷似德利勒神父的肖像。”

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对比，如：仁慈的米里哀主教和无情的警官沙威，阴惨的监狱和清静的修道院，雄浑壮观的滑铁卢战役和悲壮惨烈的街垒战，将孤苦悲惨的柯赛特从德纳第的虐待中拯救出来与马吕斯的精神转变，这些都恰成对照。这里有人物性格和本性的对照，也有情节色彩和叙述方式的不同。

三、心理描写

“冉阿让听到自己的内心在呼喊，‘对！没有错，干到底！’‘忘掉那主教！忘掉一切！害死那商马第！称赞你自己！’那个老头的苦难都是因你而起，‘你呢，仍然做市长先生，可尊可敬，繁荣城市，接济穷人，教养孤儿，过快乐日子，俨然是个君子！’‘是呀，这种办法，是正当的！呀！无赖！’”

.....

“不论结果是什么，也绝不妨亲眼去看一下；”“谨慎起见，也应当了解一下经过情形；”“离得远了，总不免遇事夸张，一旦看见了商马第这个无赖，自己的良心也许会大大地轻松下来，也就可以让他代替自己受苦刑。”

冉阿让让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后，遇到的第一个考验是如何对待尚马蒂厄案件。当他从沙威口中得知尚马蒂厄要为他顶替罪名时，他的思想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这是一场“脑海中的风暴”。可以看到雨果对这个事件的描写，可谓“一波八折”——自我利益的挣扎、他人利益的挣扎、预约的马车、破损的马车、重新找到的马车、地图出错、迟到的庭审、市长和穷人的差异——这当中的每一层，冉阿让都曾经犹豫，都曾有机会逃避。

然而他最终没有逃避，而是站上了自我审判的法庭，成了“地狱中的天使”。

四、景物描写

“桶里的水，在她旁边荡出一圈圈的波纹，好象是些白火舌。

天空中乌云滚滚，有如煤烟，罩在她头上。黑夜那副悲惨面孔好象对着那孩子在眈眈垂视。

木星正卧在天边深处。

那孩子不认识那颗巨星，她神色仓皇地注视着它，感到害怕。那颗行星当时离地平线确是很近，透过一层浓雾，映出一种骇目的红光。浓雾呈惨黯的紫色，扩大了那个星的形象，好象是个发光的伤口。

原野上吹来一阵冷风。树林里一片深黑，绝无树叶触擦的声音，也绝无夏夜那种半明半昧的清光。高大的权桠狰狞张舞。枯萎丛杂的矮树在林边隙地上簌簌作声。长高的野草在寒风中象鳗鲡似的蠕蠕游动。榛莽屈曲招展，有如伸出长臂张爪攫人。一团团的干草在风中急走，好象大祸将至，仓皇逃窜似的。四面八方全是凄凉寥廓的旷地。”

写珂赛特在孟费郇童年生活的悲惨，不断受到德纳第夫妇的虐待，被逼迫成为苦力，小小年纪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此处为珂赛特打水的情节，作者通过刻画环境的凄凉萧瑟，真实投影出珂赛特内心的悲凉与无助。在这种情况下，冉阿让的出现就犹如救星的到来，渐渐使得珂赛特走出了之前的阴霾。他们俩的初次见面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是日后他们建立关系的起点。